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厚齋易學卷十九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貢生臣劉錫珪

厚齋易學卷九

宋 馮椅 撰

易輯傳第五

經上篇小畜履

☰ 乾下巽上

小畜

正義曰陽之上升陰能畜之

趙氏曰三陽方長而六四居上卦之下以限隔之

下三陽不得以進于上而上之二陽不得以接乎下此其所以能畜陽也

程正叔曰巽陰也其體柔伏唯能以巽入柔其剛健非能力制之也

林慎微曰實不能以容實虛則能之剛不能以受剛柔則能之

案乾陽之尊非在下之物其在下勢必上復然上卦遇坤震兌則皆以陽消陰遇離則五陽宗乎六

五皆無所阻遏也唯遇坎之險則為需遏艮之止則為大畜不得上復也若夫遇巽之柔乃為小畜何邪六四以一陰當三陽之路閒二陽於外而不得上達雖九五同德在上而四得位近君其情相得三陽不獲伸此小之所以能畜大也天下之理柔能制剛弱能勝彊矢能破木石而不能以穿幕帝何則柔其銳而漸殺其力也此巽之所以為畜乾之道歟

賛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案一隂五陽則一隂為主此孔子論易之例非必

包犧文王命卦之意也

雜卦曰小畜寡也

朱子曰以隂畜陽能系而不能固以為所畜者小

也

亦有此義

程可久曰陽為君隂為臣小畜人臣之藴畜也

張敬夫曰以大畜小以陽畜陰天地之大經古今之通義也然而事有出於一時不獨天下國家凡百君子之欲行事小人得以擾系之大事之將就小物得以邀沮之皆小畜也

此以小畜言之

胡周父曰文王當紂之時左右皆纖人終不能以止其進以此知文王之志在明夷而道在小畜也

朱子曰文王衍易於羑里視周為西方所謂自我西郊我文

王自謂也正小畜之時也

毛伯玉曰文王觀象而適有會於心故以其所遭者言之其事則文王其象則自有君臣以來有之矣

此以文王言之

鄭少梅曰大小畜之異唯在五位一爻小畜五滿假權歸四大畜五謙虛權歸巳得權者畜人失權者畜於人

是說可以為人主之戒然小大以陰陽言謂艮巽之畜乾也巽以一陰入於二陽之下小其所畜也艮以二陰虛而受之一陽止之於外大其所畜也三陽之進六四以近臣得君而畜之六五以君得四而畜之事體有小大之異

此兼以大畜言之

右明卦義

彖贊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右明卦用

序卦曰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李子思曰乾坤試三子以用事又以身試險阻而三女未用事也故以乾遇巽兌而為小畜履師比五陰一陽之卦畜履則五陽一陰之卦也五陰一陽一陽居上下卦之中五陽一陰一陰居六位之中此聖人序易之指可得而見者也乾遇三女亦象之可見如此比必有所畜則其事理然也

右明卦序

亨

贊曰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案孔子贊彖多言卦材此孔子之例上九之雨豈非亨乎天下之理未有畜而不亨者說者止述孔子之意而文王之指隱矣

右明卦彖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贊曰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王輔嗣曰陽上薄陰陰能固之然而烝而為雨下方尚往施豈得行

李季辯曰卦言不雨畜未成也上九既雨畜道成也

楊中立曰雲者陽氣之上升也一陰畜之未能上達達則交通成和而為雨矣

蘭惠卿曰凡陰陽適相當而和則雨陰過不及則

不雨小畜陰不及也小過陰過也故皆不雨　又
曰凡易言西郊西鄰西山皆自陰爻所致也
李子思曰小畜小過皆陰之用事故止爲密雲而
不能爲雨澤　又曰不雨言身則亨矣而澤未及
乎天下也
程可久曰不雨者未能施澤也人臣道盛而未得
君之象
程正叔曰雲之畜聚雖密而不成雨者自西郊故

也西郊陰所凡雨須陽倡乃成雲氣之興皆自四

遠故曰郊據四而言故云自我

李仲永曰一陰爲主也

案建寅之月中氣爲雨水是月也地氣上騰天氣下降陰陽交通而成和所以爲雨也天降時雨山川出雲雲者山澤之氣蒸而上騰者也小畜之六四阻三陽之進而不能達小過之六五渝二陽之氣而不固故皆爲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密雲者陰

陽相比而未通自我西郊者小畜之不雨以六四
小過之不雨以六五也何也六四互體六五約象
皆成兊兊正西也郊者天地之際也雲者兊澤之
氣也小畜阻遏三陽小過包畜二陽陰陽皆失交
通之義故爾

右明卦占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贊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劉長民曰凡陽上升曰復

陳氏曰三陽同升已為類首

張敬夫曰巽柔非在上之物而乾剛不可久沈於下故聖人每戒焉初與二乾也故初九曰復自道九二曰牽復吉言陽不可久居乎下必將以復其位矣

李子思曰四已之正應而上應之是復自正道它爻則非其應以當權用事而强畜之爾

石守道曰三陽唯初九與六四爲正應四巽陰爻不能制剛不拒初九之路

案以二體言之則以巽陰畜乾陽也以全卦言之則以一陰畜五陽也以六爻言之則柔不能力制故初二上復至三而止四五有孚至上而始雨也以卦變言之一陰在下之卦當以巽承乾今六自初升四九自四降初乾巽易位陽升陰降則九復四六降初乃其道也九自初復四猶有五上二爻

畜道未悖也何咎之有

右明象

程正叔曰言无咎者如是則无咎矣雖爻義本善亦不害於道不如是則有咎之義初乃由其道而行无有過咎故云何其咎言无咎之甚明也

程可久曰以其非補過故不曰无咎

案无咎甚明而猶云爾者畜之時恐疑於進則有咎故以此開之然有如三之輿說輹焉得无咎

右明占

九二牽復吉

贊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陳氏曰二陽之中同乾之體上下牽引亦能獲復

朱子曰三陽志同而九二漸近於陰以其剛中故

能與初九牽連而復亦吉道也

程正叔曰遂其復則離畜矣乎曰凡爻之辭皆謂

如是則可若已然則時已過矣尚何戒乎

衆凡在下卦之中者類有援初與三之意葢同體居中也同舟遇風胡越相救況同德而受畜者乎唯其小有所畜故三陽相挺以復則不能制矣況九五同德以應乎使恃其中行獨復則必爲之畜矣由其在中與上下以俱進是以吉也雖然若大畜之世雖三陽並進亦末如之何已

右明象占

九三車說輹夫妻反目

賛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陸氏曰三成車二為輹居中三往趣上二下牽初說

輹之象

馮當可曰居健之極切比畜主使得進則四无全

理五方從四委任之專三豈能排者

寀乾為圜三陽上載有車象爻變兌互體亦兌為

毀折說輹之象

右明象

林黄中曰聖人體天地法陰陽制為夫婦室家之禮剛上而柔下男行而女隨然後可以長久孔子曰不能正室謂九在下而六在上也

張舜元曰巽為多白眼反目之象

案妻在上夫在下反目者妻視夫也巽多白眼亦為反也

右明占

朱子曰九三亦欲上進迫近於陰為所係畜不能

自進故有車説之象然志剛不能平而與之爭故
又有夫妻反目之占
李子思曰陽欲進而陰制之進叱而不相得之象
案健極而力窮則易制下終而上間則易止以陽
遇陰則相與以剛遇柔則不爭此車之所以説輹
而進也然乾陽之健非終安於下而不上復者上
復則必與四爭己居下而四居上有夫妻反目相
視不平之象巽多白眼因以象之且夫文章之有

聲韻從古然矣易亦多為韻語此爻說輹反目是

也至孔子之贊則非韻語者蓋寡

右明爻義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贊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林黄中曰有孚承五也血惕乘三也五陽與四本

皆相求惟乾三陽上進而已欲畜之則為敵矣上

九又遠矣已為成卦之主而五為君位位密近而

相孚故有孚言孚於五也

右明象

石守道曰言血者陽犯陰也

都聖與曰血言其傷也去言知所避也惕言知所戒也出言外叱於五也

朱子發曰五君位體巽四近而相得信孚於上三陽務進四以一陰乘之若畜之以力陰陽相傷可不懼乎

楊中立曰爲一卦之主而下當三陽之進勢不足以畜之則傷而去惕而出矣

李子思曰九五之君同爲巽體信而任之乾陽健進强畜止之乾雖説輻而四亦不能無傷傷而去懼而出依九五四五相信必賴以免咎非九五合志則一陰豈足以敵三陽需之三陽並進九三雖曰致寇而六四則曰需于血出自穴今小畜三陽並進九三雖曰説輻而六四則曰血去惕出陰陽

相迫不能無傷而聖人必使陰避陽著以為訓雖

六四一卦之主不少假借也趙說同

桊說者多以血除惕散為解然需之六四其象正同

比類觀之則是以血而去以惕而出也以傷而去

位以懼而出避不力制三陽之進也聖人于陰陽

之際兩致其戒故需之九三則言其致寇小畜之

九三則言其說輹戒三陽也需之六四則言其傷

而出穴小畜之六四則言其傷去而惕出戒六四

也使陽知止健而陰知避陽則兩不相傷而各得其道矣或傷而去或避而出遜其鋒而殺其鋭此又巽之所以為畜乾之道也

右明占

王景孟曰易雖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而以六居四者凡三十又二非必皆小人也不然人臣之以剛居陽而槩謂之君子可乎

粲以一陰畜五陽居大臣之位有孚於大君以柔

巽而知所避不可謂之小人也

李子思曰比豫之九四得君得權則同而陰陽之質則異故豫之九四與小畜之六四爻辭休咎相去甚遠聖人與陽而不與陰如此

鄭舜舉曰苟非巽順則為權臣矣

右明爻義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賛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都聖與曰六四九五近而相得與中孚之九五一也故皆言有孚攣如

朱子發曰易言交如者異體交也言攣如者同體合也四五同巽體

林黄中曰易以逺而配為交如近而合為攣如言綢繆固結也

案易雖逐爻取義亦有諸爻相通者一卦惟四五言有孚則四五之相孚者明矣以中孚九五攣如

例之則或謂攣諸陽而畜之者非也

右明象

蘭惠卿曰富陽爻鄰近位蓋指上九也

朱子發曰一陰畜三陽常恐力不足而見傷五於畜時得尊位又以其富委之於鄰併力而畜之

案五居尊位當畜之時務畜者也而畜三陽六四勢単力乏雖信任之篤然猶得上九從其後併本爻二陽之力以助四則畜之勢其成矣乎

右明占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賛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王輔嗣曰處小畜之極能畜者也

程正叔曰既雨和也既處止也陰之畜陽不和則不能止既和而止畜之道成矣大畜畜之大故畜極而散小畜畜之小故畜極而成

楊中立曰三陽上進一陰畜之不固故密雲不雨

尚往也至上九則往極矣故既雨而既處矣

寀三陽不得復則密雲不雨三陽不得復則不處至

畜之終則三陽上復而與陰和矣三陽亦各得其

所處矣需之不速之客三人來六位終則陽至也

艮以止之陽至上則止也此爻需之變雲上于天

變則為雨需三來變則既處

右明象

都聖與曰載言承上也

王輔嗣曰既畜剛健尚德載者也

趙氏曰尚德與大有大畜尚賢同義

朱子曰陰加於陽故雖正亦厲

案自本爻言則爲尚三陽之德而載已者也九三之車亦取載義畜之者所以尚之也夫以三陽剛彊之臣受畜於君而載之則安也令九五有孚於六四而委六四以畜三陽之權陰柔妻道也茍尚三陽之載已而有竊弄大權之漸以是爲貞豈不

危哉五與四孚以四爲婦也三亦謂四妻者各爻義不必拘也巽體長女之象

右明婦貞厲

都聖與曰凡言月幾望者盛而未盈之義

朱子發曰六四未中幾望也

正義曰月在望時極盛以敵日也

張敬夫曰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葢君道不可以虧臣道不可以盈也

程正叔曰于幾望將盈之時而為之戒若既望則陽已消矣尚何戒乎

朱子曰陰盛而抗陽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矣

林黄中曰君子者對婦而言

都聖與曰征凶言過是則凶也

案此爻坎之變坎為月近乎五之中天幾望也君子謂乾之三陽至此不可復往則陰盛而往上窮也九三亦以六四為妻故云君子對婦言也

右明月幾望君子征凶

案乾三陽雖敵四以復至上而窮窮則不可復進而受畜矣故密雲不雨而今既雨矣牽復之吉而今既處矣巽之陰於是乎為幾望之月使為君子者猶有所征則凶也戒乾也夫陰雖至盛豈得加陽陽不失道豈制于陰此易所以兩致其戒不使之至于極也易窮則變此爻之變為需由需而變則為此爻需之雲上于天而上六三人來今既雨

既處則由需而變也坎為月而月之幾望則欲變坎而為需也上非陰之所安不容不變故婦貞則厲上變則坎陽復陷矣故君子征凶作易聖人發揮剛柔立象盡意盖如此

右明爻義

石守道曰上卦三爻巽皆務畜者也下卦三爻乾皆務進者也

王輔嗣曰可以征而无咎者唯泰也則然坤本體

下又順而弱不能敵剛故可以全其類征而吉也自此以往則其進各有難矣夫巽雖不能若艮之善畜然猶不肯為坤之順從也故可得少進不可盡陵也是以初九九二其復則可至于九三則車說輹也夫大畜者畜之極也畜而不已畜極則道是以其畜之盛在于四五至于上九道乃大行小畜積極而後乃能是以四五可以進而上九說征之輹

右明六爻

☰☱ 兊下乾上

履

贊曰柔履剛也

說卦曰履德之基也　又曰履和而至　又曰履以和行

雜卦曰履不處也

郭子和曰履者行道之義也

馮當可曰先儒謂履物為藉似未然也此卦不以上下言以內外言也凡人之行履莫不由內以及外兌內卦也以柔履外卦之乾

程可久曰六三有應于上所履皆實此卦之所以為履

象贊曰上天下澤履

胡巽之曰履者禮也上乾為天為剛君父之道也下兌為澤為和臣子之道也上以尊嚴臨下下以

和說奉上君臣父子夫婦皆有其節而禮行矣

石守道曰六爻但見踐履之象夫禮必在踐履而行之本言禮樂之禮因此禮象遂明人之踐履也

程正叔曰禮人之所履也天而在上澤而在下上下之分尊卑之義理之當然也禮之本也

案卦本以兌履乾為義正與小畜之以巽畜乾對天澤上下自是孔子贊象之意然市合之取諸噬嗑備預之取諸豫古人用字聲同者皆通則履之

為禮因天澤之象亦可兼通要之立卦之義則以踐履之履也

林黄中曰以一隂為五陽之主雖非天位而五陽歸之在四而能畜者當位而承乎五也今而居三不當其位不承乎五以為君則不正以為臣則不順故不足以主一卦之義而取其上下二體名之曰履焉

李子思曰履與小畜皆五陽一隂然小畜一隂進

居乾上故謂之小畜履之一陰退居乾下故謂之履履者禮也以陰承乾陰陽之勢順而上下之分正故聖人以履爲禮履而得乎正禮也　又曰乾坤者禮之分履者禮之合乾坤之用著見于世者須以禮爲之輔文王演易至于履而乾道愈尊

右明卦義

象贊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右明卦用

序卦曰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程正叔曰物之聚則有大小之别高下之等美惡之分是物畜然後有禮也

右明卦序

履虎尾不咥人亨

賛曰説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朱子發曰卦後為尾

張舜元曰三在乾後履虎尾之象

馮當可曰内兌以柔履外卦之乾猶虎在前人履之于後也

王輔嗣曰彖者言乎一卦之所以為主也三為履主以柔履剛履危者也虎尾言其危也

李季辯曰履虎尾蹈危機之象

王介父曰乾之為物剛健而不可履虎之象也兌與之應則由其後履之而往焉履虎尾不咥人之

象也
朱子曰和說以躡剛彊之後能如是則履危而不傷矣
張知常曰剛莫如虎而柔能履之禮之可尚如此
李子思曰彖與六三異何也以卦言之則三不見咥而五不病三以爻觀之則五至于危而三見咥非異也卦以兌乾二體相應者言之而爻則以六位之剛柔承乘而吉凶悔吝之交至以著其戒也

又曰三以陰晝居陽位失位而至凶

案若蹈虎尾古有此語文王述之後穆王亦以作書也

右明卦象

郭子和曰與天合徳是以亨也

右以贊明卦占

初九素履往无咎

贊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朱子曰居履之初未為物遷率其素履者也

林黄中曰所處最下遠無所應近無所承其往也獨行其素而已

郭立之曰素有先定於内之義故彖曰獨行願也

李季辨曰處下體之後而虎在上體人之涉世舉足皆危機也唯能素其位而行則各安其當然之分而不蹈危機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以此而往

何咎之有

程正叔曰夫人不能安于貧賤之素初位則其進卑下也乃貪躁而動求去貧賤爾故往則有咎　又曰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哉素履之說王介父游定夫楊中立郭立之子和蔺惠卿朱子皆同

案人之所履自後而前初履二也爻剛而位柔兌體和說去虎之遠故无咎也初為履始故有素其位而行之象

右明象占

楊廷秀曰彖言禮之可行爻言履而不處其復于禮一也

右明爻義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贊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劉氏曰六爻唯九二所履柔在其前是履道之平夷而無憂患者蘭說同

程可久曰履道得中前乃隂虛坦夷而無阻不應於君幽人以正則無履虎之危所以吉也

吳氏曰履道坦坦唯幽人為然

楊中立曰居下而上無應故曰幽人夫履自内以之外初二内也故為素履為幽人自三以往則行乎外矣外則履虎之危也所履者柔前虛不礙坦坦之象

右明象占

林黄中曰陰陽相求物之情也卦唯一陰而九二履之烏知其貞吉而不為征凶也哉以其剛中知其不自亂矣若利害得喪亂於中尚能守其貞也哉

李子思曰二不唯異於三亦優於四坦坦而安與愬愬而懼者孰得孰失故曰二多譽四多懼

右明爻義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贊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耿睎道曰視欲正視而不正則眇者也行欲中行而不中則跛者也故歸妹之九二不正則為眇能視初九不中則為跛能履六三不正又不中故眇跛兼焉

案眇跛之象无能言者盖例之歸妹輙不通也唯耿説僅可爾歸妹之下卦亦兑體九三之幽人其

象亦同聖人必於兌取象而未之知也上九正應隔四五之陽故眇而視之進雖虎咥必求其應故跛而履之因其位不中正而取象則然也應隔二陽故不能正視所履者剛故危而跛卦本履而兼言視者視而後能履也書云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是已

右明象

朱子曰不中不正柔而志剛以此履乾必見傷害故

其象如此（併言眇跛）而占者凶

蘭惠卿曰彖舉全卦之義唯其說而應乾得履道之善所以不咥人而亨爻則獨論六三之義履非所履所以致凶

楊廷秀曰上三陽虎也九四虎尾六三履之卦以下為尾故遯既未濟之初爻皆為尾而履以四則止取上卦之象也

案卦之履虎尾不咥人者以兑履乾後說而相應

也爻之履虎尾而咥人者以三應乎上履尾而首應則必咥也六三之履九四陰陽之情本相求也以禮辨上下二體之異近不相得失位不中况乾天下莫尊焉承之可也履之不可也而履之宜其有咥人之凶也兑為口六畫耦亦有開口之象

張子厚曰大君者為衆爻之主也

李去非曰兑西方為肅殺武人用事之地

蘭惠卿曰武人謂陰爻也巽之初六亦為武人之

象六三以一陰為衆陽之所歸其志遂欲屈服陽剛而僭為大君

案三居下卦之上又衆陽歸之此武人提師於外而遂僭焉者也在他卦則一陰為五陽之主今卦以履名則六三不得主一卦矣

右明占

趙氏曰好陽剛之過則必忘其六之本柔故不自量而妄以視履為能其不偤陽而取禍者幾希如

武人志存剛暴而在人上必不可者也

案一陰為五陽所宗而上九正應雖近閡四五終不能奪故有跛眇視履之象而虎首應尾不能无咥至於欲宗衆陽之志則不専應上也故爻備述其義

右明爻義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贊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程可久曰三與四在乾後故皆謂之履虎尾卦稱不咥人則猶有咥人之理至四則不虞於咥矣葢材勝其位上近於君因愬愬恐懼而致福也

李季辨曰有畏懼之志則不至於輕舉妄動以蹈危機也

楊廷秀曰近剛決之君履危之道然能終吉也九雖體剛而四則志柔愬愬而祇懼所以吉也

都聖與曰未有恐懼戒慎而不轉禍為福者

李子思曰居乾體之後切近九五履虎尾而知戒懼者也然則履虎尾不咥人亨者觀卦則在六三而觀爻則在九四豈非卦論畫而爻論位二者皆以隂柔自處爲得者乎

案卦有三履虎尾一咥人一不言咥何也九六之畫有口之張閉之象卦以六三成象則本咥人者也然卦論二體以柔履剛以說應乾故不咥也爻止論本爻之象在六三則咥人而九四无咥人之

象故不言厲然二爻皆不中正而位不當而凶吉異者兼以位言也三履剛而四履柔也曰終吉者言始危中懼也雖然三在尾後從而履之者也四履四已登尾而履之以及虎之身者也五履及尾則首可反咥已及身則不能咥矣象與義並行而不相悖也

右明象占

九五夬履貞厲

贊曰位正當也

楊中立曰以剛決而履也

耿晞道曰履以乾為虎虎能噬人有決柔之意故以夬稱焉

程可久曰夬之為決者以一陰乘衆陽之上也今一陰雖在下而有應於上五剛中正而履帝位所以夬者決六三之履耳然不能防微杜漸逮小人有上乘之勢然後決之故貞厲

程正叔曰貞厲義各不同隨卦可見

案履夬皆以乾兌成卦五陽決一隂故履之九五亦曰夬履義相蒙也然夬之一隂在五陽之終故決之易是以九五曰中行无咎履之一隂據下卦之上而上九應之故決之難是以九五曰夬履貞厲然履之為義自後而履前夬履者決上九也上九葢六三之應而六三浸浸有為於大君之象故決上九者乃決六三也不如夬之九五之易者六

三得其民上九為之援是以其理雖正而其事則危也

右明象占

李子思曰權臣之所以為患者以其主之弱焉豫之九四當權用事而六五貞疾是也若夬履之九五以剛中正而履位此固非陰邪所能病者三乃欲為大君胡可犯哉其曰貞厲者戒五毋猶夬之孚號有厲之意

右明爻義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贊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朱子發曰吉事有祥祥生於所履者也視我之所履則吉之來可考而知矣

趙氏曰履道之成可以視所履而考祥矣

程可久曰居履之終有應在内故有旋反之意

張子厚曰視所以履以考求其吉莫如旋而反下

右明象占

吴氏曰履不處也故始則往終則旋皆以不處為義旋然後反反然後復

張知常曰進極當反物之理也

楊中立曰禮進而反以反為文蓋禮雖以進為文進極而過中亦不可行矣故其終也旋反乃吉

李子思曰乾之健行動極而不知止殆將无所歸宿唯能旋而與三應履之善終者也夫乾以陽在

上而旋反於下將有陰陽交泰之象此履而繼之以泰之深意

案一陰雖五陽所同宗而上乃正應雖極於上進必反顧於三其在六三則有虎反履尾咥人之凶其在上九則為其旋之吉蓋譬如登高至頂則反苟窮高而不知回未有不凶者也

右明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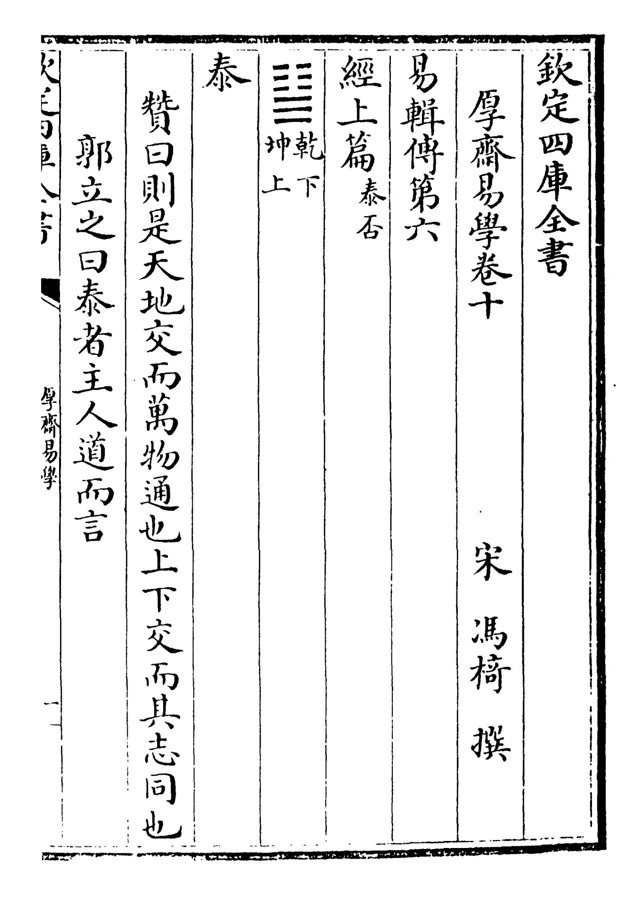
馮當可曰步履以視地為安不視地為危履卑者

易安高者易危初二在下而卑者也无應於上无他瞻視則鮮有顛躋之虞故曰无咎曰吉四五在上而高者也无應於下下視不專則終有危懼之理故曰愬愬曰厲三應於上方且仰而視之而不知所履故有眇跛之象而凶上應於三反而觀其所履之祥故有俯視而履下之象而吉

彖輔嗣謂以陽爻處陰位為美為謙以制禮非也爻以陽剛為善剛則健於行位以陰柔為美柔則

易於履故二四上皆吉以所行之健而所履之柔也六三獨凶以所行之不健而所履之剛二者皆失也五之厲所行雖健而所以履者剛也又下卦以无應於上為吉上卦以有應於下為吉履欲視地也

右明六爻



欽定四庫全書

厚齋易學卷十　　宋　馮椅　撰

易輯傳第六

經上篇　泰否

䷊ 乾下坤上

泰

贊曰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郭立之曰泰者主人道而言

朱子曰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為泰正月之卦也

參天地中和之氣三陰三陽適相均平乾本在上而其氣下降坤本在下而其氣上騰相通相濟而不相病所以泰也以三陽自下而上言之則為正月之卦以陰陽適停言之則為春分之卦在所引用爾

李子思曰蓋嘗反觀之一身陽浮于上而不降陰涸于下而不升不相通暢如是者病必繼起要須

陰陽之氣升降往來于一身之中然後氣血流通而風雨寒暑之冦有不能入者一身之泰也知此之理而見之日用于以賛天地之化育于以通君臣上下之情絪緼相感誠意交孚蓋无適而不可

又曰天尊地卑定位于太極肇判之初故易以乾坤為上經之首以辨上下之分演而至履凡十卦十者天地之極數也尊卑且猶各履其位兩不相交則其情不通故聖人取乾下坤上重而為泰

以示上下之交其意深矣

雜卦曰否泰反其類也

右明卦義

象賛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右明卦用

序卦曰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

耿晞道曰泰者心安體舒之謂也天下安寧而无

虞則人人心安而體舒矣泰者非通之謂也乃通之所由致也否者非塞之謂也乃塞之所由致也孔子言泰者通也盇通則致泰而非謂泰則通也案聞之曰自乾坤後始涉人道經歷六坎險阻備嘗必内有所畜外有所履然後致泰而泰之後否則繼之以此知斯人之生立之難而喪之易國家之興成之難而敗之易天下之治致之難而亂之易此又序易之深意而亦天地自然之理也

右明卦序

小往大來吉亨

贊曰內陽而外隂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蘭惠卿曰以上下之情而言致泰之因以內外之位而言致泰之道

郭子和曰乾為大坤為小陽為大隂為小君上為大臣下為小君子為大小人為小總衆類言之故

特曰小大也

楊中立曰小往而後大來小人在內而能進君子者未之有也

郭立之曰小者以往大者當來往者屈而來者信也

鄭少梅曰觀泰之象則知否之所生觀否之象則知泰之所起葢以陰陽之上下升降成象也故否泰二卦皆曰往來

案卦有上下内外以六畫之象言之則悔上而貞下以六位之序言之則外往而内來夫陰陽迭相升降往來于宇宙之間萬古不忒易于其相有而不可相无者既以乾坤天地君臣上下名之而論其升降焉至于其類不无淑慝之分則以大小貧富虛實君子小人名之而論其往來焉夫往者屈也來者信也陽來居于内則日長陰往居于外則日消故君子得時而小人退避此天下之所以泰

也

右明卦象

袁氏曰道有君子有小人用有吉有凶時有亨有塞泰之道長者君子也故于用則吉于時則亨

王景孟曰天地之道不能有陽而无陰人之道不能有君子而无小人否泰二卦陰陽適停君子小人各相半焉然時乎泰通則陽為主而陰為客小者不能以病大往者不能以遏來陰時出而佐陽

而小人日聽命于君子此所以吉亨也

程正叔曰不云元吉元亨者時有汙隆治有小大雖泰豈一槩哉言吉亨則可包矣

案吉亨以人事言也天道有元亨而无吉凶吉凶不僭在人吉凶為君子設也抑聞之先君子曰有以父占者得泰而喜或告之曰女父已葬矣乾為父坤為土父入土中已而信然是知易道有无窮之義唯其時物而已

右明卦占

初九拔茅茹以其彚征吉

賛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王輔嗣曰初爲類先

楊中立曰泰之初上下始交也小者未盡往則豈一君子之力獨能信哉故以其彚征乃吉三陽本上今在于下必復于上

程正叔曰君子小人未有能獨立不賴朋類之助

者也自古君子得位天下之賢萃于朝廷同志協力以成天下之泰小人在位則不肖者並進然後其黨勝而天下否矣葢各從其類也

袁氏曰不謂之往吉而謂之征吉葢凡言征者必以正行之

右明象占

馮當可曰三陽在下而上有其應其進而征莫之能禦進而征者陽之性有其應者君子之時葢時

者上之所為也為人上而欲致泰者无他應君子而已

林黄中曰六爻以相通為義三陽同志而上騰三陰同志而下接所以為泰之時

李子思曰乾本在上而居下坤本在下而居上卦則借象以示交泰也乾三爻皆上征坤三爻皆下復爻則辯分以正陰陽也卦言來者謂天氣之下降爻言征者謂君子之上亨使天氣下降之象一

定而不易則陰陽无乃失位乎　又曰卦以氣交自上而下者也爻以位升自下而上者也

右明爻義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贊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蘭惠卿曰包荒者包初九也初為内二為外故曰包用馮河者用九三者也以剛居陽故謂之馮河不遐遺者不遠忘三陰也三陰比三陽為遠故謂

之遐朋亡者三陽為朋然亦不相黨

馮當可曰初比二為未用猶賢者之在荒遠三比二則材過于剛二獨居中後則引初以進前則用三以行位在内而志應于外為不遐遺已應五而初應四三應上同類各從其應為朋亡

趙氏曰人材有不及者容之其或勇為之過則亦取之不以其遠而遺之不以其朋而私之過與不及皆无所棄而疎與親皆无所偏此九二之責也

案凡下卦二居中多以初三兩爻同體協比爲義小畜之三陽九二猶且牽復在中況泰之三陽上復者乎初在後而不及則包之以進三在前而過則用之以行三陰在外遠也而應五則不遺三陽同體朋也而各有應則不黨此泰之九二所以爲盛也

右明象

李子思曰世有皇極之主則必尊而尚之故曰得

尚于中行

程正叔曰二以陽剛得中上應于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于二是以剛中之材為上所專任故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

右明占

案泰之為卦天地之中三陰三陽而无所偏上降下升而无所倚中之道也則于六位之中又取中焉二五君臣之中位也五雖君而六居之二雖臣

而九居之其象爲剛中之臣上配柔中之君以任

中道之責者也故六爻之義二得而兼之尚配也

得配于中道之主也今取帝女者謂之尚主葢取

諸此六五所以有歸妹之象

右明爻義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

福

贊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都聖與曰天確然而常高其氣之下際乎地則平矣然未有平而不陂者也地隤然而常處其氣之上際乎天則往矣然未有往而不復者也

李子思曰當乾坤二體交接之間而天地二位將復其故之際其象蓋如此

郭子和曰否泰之道如循環然終則有始可不豫戒乎城復于隍則无及矣

林黄中曰以至剛迫至柔物極則反是以聖人憂

之而為之戒曰勿極其平庶幾不陂勿窮其往庶幾不復世之君子當極盛之時眎其力足以誅鋤小人眎其力足以鞭笞四夷必極其平窮其往而後已此小人之所以復用而夷狄所以復彊也

此説近巧而理意亦通平謂平其陰猶削平之平往謂往乎上即大往之往然陰平而陽上進則傾矣是陂也陽往而陰上窮則復矣故未敢

廢而兩存之

右明象

楊廷秀曰陰將復泰將否矣可不懼乎君臣克艱而守正庶乎其无咎

馮當可曰乾之極不久位于三將進而為四矣三一進則二初亦進而陰則下生矣此一爻乃天地將交際變革之會儻非泰則三當凶矣无咎若艱貞而免于咎也

劉氏曰三猶有應特否不可不防爾若憂其以否

見疑而遂不食其禄則失于食之福矣

案上卦雖坤有君道焉下卦雖乾臣也三陽之進但能知艱而守則可以貞而无咎葢陽以上復為貞也三陰下復不必憂其不與已孚而所食于上者自錫佑之上下之交其象如此上一位天之象也應已福之也位多凶故不无戒之之辭亦持盈之意

右明占

李仲永曰將近小人故其辭危

案或問關朗曰時運巳往艱其如何曰天人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大哉人謨其與天地終始乎

右明文義

六四偏偏不富以其隣不戒以孚

贊曰偏偏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張舜元曰坤為衆偏偏者衆飛之象

朱子發曰三陽相率而上三陰下復其所如葉墜井上偏偏而下以井氣扶之也

李氏曰初言拔茅者引而出之征于上也四言偏偏者以下為順復于下也初乘道長之時而欲進四安道消之時而欲退自然之理

右明象

郭子和曰趨下從陽蓋見幾之君子也　又曰陰虛也以乾坤之策言之亦已耗矣故為不富　又

曰主坤而言故辭與謙同

袁氏曰三陰在上其道常乏故資陽以為富實而已六四未能得陽故曰不富失實三陰皆從陽而獨於四言之則知四從之之先矣

陸希聲曰以陰居陰故曰不富三陰皆欲下復四能先之是能用其鄰也

耿𢎞道曰下之三陽則以其彙而征上之三陰則以其鄰而復

毛氏曰三之于陰也勿恤故四于三陽不戒戒生于疑疑生於畏我不彼恤則彼不我戒矣君子無意于害小人而小人亦信君子之不吾害也

桀說者多謂三陰不戒以相孚非也三四陰陽往復之交故言孚則陰陽之相孚也明矣豈惟君子小人哉臣之進于君君之下于臣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相孚之謂也

右明占

王輔嗣曰乾樂上復坤樂下復四處坤初

程正叔曰三為將中知戒則可保四已過中矣理必變也故專言終始反復之道理當然者天也衆所同者時也

蘭惠卿曰上卦之下内外之限君子小人出處之際一喻小人思復于内一喻上之人應下之君子

右明爻義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贊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左氏晉趙鞅卜救鄭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乃止見哀九年

按商之君有三乙成湯為天乙史謂其母吞乙卯而生其一也祖乙圮于耿其二也自成湯至于帝乙乃所謂微子之父其三也今湯歸妹之辭見于

漢京房傳具有證據則非微子之父明矣虎去商千餘歲間已訛如此則夫名同實異者古今訛謬何可勝數哉傳記之未可盡信久矣讀書者必如孟子之於武城雲漢一斷之以理可也

陸希聲曰以柔在上帝女之象下配于二下嫁之象

韓康伯曰女子而居王之位必帝王之妹

張舜文曰互體兑約象震有歸妹之體馬泰道尚

爻故有此象泰之九三進四六四退三者歸妹也因泰之互體約象有歸妹之體而歸妹之九六各歸本位則為泰故以六五而取象焉

子夏曰湯之歸妹也湯嫁妹之辭曰无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无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隂之從陽女之順夫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語見京房

傳

王昭素曰商之諸王多以十干為名甲為陽首六

五陰爻交泰之主故以名乙之主為象

李氏曰蠱言甲取興起巽言庚取更變泰歸妹言帝取其尊乙取其屈三者有商之君皆取于紀號而易特取其義非以號也

呂與叔曰位尊曰帝體陰曰乙乙陰之長也

李季辨曰五歸妹而二尚主交際之義

阮氏曰易若人事舉商周帝乙高宗箕子是也

孔子曰卦之德方以知又曰知以藏往文王演易

已往之事近而易信者莫如商周故也然發揮于剛柔而生爻自文王始未演易之前固未有占爻者或者以其事之應此爻之象與如所謂周易有之在師之臨之類或謂帝乙歸妹之時亦嘗占得此爻殊不知文王之占卦未占爻也

馮當可曰他卦多以陽居五為君德此以陰居陽為君德何也九二之才之德可以致泰決矣有臣如此君何為哉推誠屈已專其好合如帝妹下嫁

于人所以致泰者一任之而已人屬惟男女相親出于天性不可間也

右明象

陸希聲曰天降于下猶男下于女天復于上地復于下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之大義也者以順而承天也今五志于順故獲福祉天道助順故必元吉

程正叔曰五能倚任九二剛明之賢而順從之如帝乙之歸妹然降于尊而順從于陽則以受祉且

元吉也謂成致泰之功也

袁氏曰泰者福祉之時也三亦言于食有福

案福祉自天泰之時天道下際故多福祉之象

右明占

楊中立曰泰之主也時之盛衰係人主而已天下

隨之以為時也故復言處泰之道而不以時之往

復為辭與三四異矣

毛伯玉曰泰之世君子雖用事而五實陰也左右

亦陰也聖人因爻取象使小人之在左右若如女子之不與政則吉矣天下不能无小人而便嬖使令人主所不能无也故嚴為之約使宫闈之人不出房闥嬖寵之私不及以政反是則適足以禍之蓋寵極則過過則為災節之則中中則為祉故孔子曰中以行願也其防患也至深而其垂戒也至切矣

右明爻義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贊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程正叔曰劚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中將反于否如城頹圯復反于隍也

郭立之曰三之无往不復上之城復于隍雖理之所必然亦始終之戒也

石守道曰泰之中不可過過中則否矣

耒陽本上而今在下陰本下而今在上終則各復

其位矣陽以上為復陰以下為復也故九三上六皆言復夫天下之理唯自然者不可泯没也人力之所加久而必敗蓋人者窮則天者還矣夫隍以為城此人力也夷者可使之險卑者可使之高此非土之性也及其終也土復其性而下墜則城壞而隍塞矣泰之時天也泰之所以成人也君子之道消而小人之道長則泰反而否保泰之治者其可不加之意乎

右明象

朱子發曰坤為衆師衆也

栅中立曰泰之終反為否上下分崩離析之時也

命亂而不一衆其可用乎然有剛健之才處之則

顛而扶危而持猶可為也故曰吝而已

陳氏曰唯告命於邑而不能及他命令不行吝之

道也

程正叔曰貞凶貞吝有二義有貞固守此則凶吝

者有雖得正亦凶吝者

呂與叔曰城復于隍上陵下替也勿用師征伐不自上出也自邑告命貞吝夷於列國不足以令諸侯也

案乾三爻方上進泰終則上為乾居矣坤三爻下反上反下則居三矣坤三爻皆翩翩而下不為已用故曰勿用師上六反居三其邑也其命止可告三餘爻不禀命也故曰自邑告命以六居上當位

貞也而勢方下反故貞固則吝不言凶者四五无
陽文以阻之也夫泰非謙比也其上六乃利用行
師征邑國何也謙極則亢九三其應而据有衆陰
其勢跋扈故利用行師以征之泰極則否三之九
自上復六得反其本邑而坤之衆不為用矣

右明占

蘭惠卿曰否終則傾剝極則復治極則亂事理之
常

張知常曰物極則反理之必然唯聖人然後持滿有道

鄭舜舉曰往復者有是理也所以使之然者人事也處泰之終坤體而陰柔泰安得而不否處否之終乾體而陽剛否安得而不傾人事天理未有不相符者

毛伯玉曰泰之六爻陰陽皆應獨上在一卦之極有自外之意故為君子者亦因而外之近者不相

傾遠者不相激此泰所以為最安也與

趙氏曰三上皆居一卦之極故雖相應而皆有警戒之辭九三之時尚可為也故能艱貞則无咎上六之時不可為也故雖自邑告命而不免於吝此所以貴乎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也

右明爻義

林黄中曰三陽在下三陰在上此其所以為泰也然在六爻陽反上升陰反接下何也陽升陰降自

然之理若陽降而不能升隂升而不能降則尊卑易位而非上下交感之義矣天地之位不可易也所以交者其氣也君臣之位不可易也所以交者其志也　又曰初四升降之始故有拔茅偏偏之辭二五升降之中故有歸妹得尚之義三上升降之極故有往復城隍之象

都聖與曰六五以仁德居中而樂與賢者共之有九二為之應六四為之輔初九為之引類而進所

以能相與財成輔相以左右民使常泰而不否也

右明六爻

☷☰ 坤下乾上

否

贊曰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

閭丘逢辰曰否反于泰天地各復其所上下不交陰陽隔絶萬物閉塞不得亨通故謂之否

案嘗觀陰之長一陰為遘二陰為遯夫二陰尚微也而名卦以遯謂陽消也今三陰浸浸乎上進矣作易者乃取反泰為否之義上下不交而閉塞不進聖人抑陰扶陽杜小人之路而保君子之位其微意見於名義之表學者不可不知也

雜卦曰否泰反其類也

案此言陰陽剛柔内外之相反也

右明卦義

象贊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禄

右明卦用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林黄中曰泰通也否塞也泰闢也否闔也一通一塞一闢一闔如寒暑之相推昬明之相代雖天地聖人不能外所貴乎聖人者為能消息盈虚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乘其機會有以變而通之耳

右明卦序

否之匪人

蘭惠卿曰或以為非人所為或以為人道絶胡不觀比之六三處羣陰小人之中故謂匪人今否豈非小人在内而致否與

右明卦象

不利君子貞

蘭惠卿曰君子欲有所建明羣小必共攻之非徒无益適以招禍

耿晞道曰泰否二卦言君子小人之消長而參天地陰陽萬物言之則是君子小人與天地陰陽萬物同乎消長也　又曰天下之所同欲者泰也所同惡者否也自古君臣相與有為于天下者皆欲以致泰非欲以致否也唯不明乎善以君子為小人以小人為君子其所以致泰乃所以致否耳

案陽以居上為貞君子居得致之勢有能致之資有君子以左右之變而通之反否而泰是在君子

今乃安於貞而上下不交否无由亨非君子之利也

大往小來

贊曰内陰而外陽内柔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李子思曰陰陽二氣對行乎天地之間或者謂陽一而陰二故君子少小人多治世少亂世多然自有天地以來陰陽二氣分于四時无一歲不得其

平者而君子小人治亂之運則或若不齊豈幽陰之氣獨鍼于人間而天運則不爾邪是不然天人有相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運特在人所以制之者何如耳治否之世雖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而所以消小人而長君子者亦必有道矣此作易者所以極論其消長而寄之于爻

王景孟曰泰之彖特曰小往大來吉亨而否之彖先之以匪人不利君子貞者君子得志則使小人

各安其所无他事也若否則不然彼小人者與君子无齟齬不合之勢則君子必不引去而小人亦未必果來也曰不利君子貞以小人之吾忌也當此時也吾不得不往以聽其來也

右明卦占

初六拔茅茹以其彚貞吉亨

贊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程正叔曰泰與否皆取于茅者以羣陰同在下有

牽連之象也

右明象

朱子曰小人連類而進而初之惡則未形也故戒其貞則吉而亨葢能如是則變而為君子矣

右明占

李子思曰否之世陽在上而陰在下作易者乃以陰為一卦之主何也凡物之生皆自下而升上故上卦為外下卦為内初位為本上位為末

李去非曰小人之欲引其類與君子之心一也泰曰征吉而否曰貞吉亨孔子戒之曰志在君其委曲深至如此正而後吉則望小人以正也志在君則猶望小人以觧私黨也

案朱子謂初之惡未形故聖人望之夫泰以卦之内外明君子小人之消長而否以位之上下明君子小人之名分此作易者之微旨也夫茅不自拔拔之者上也陰陽之應求雖否隔不交之世未嘗

忘也故孔子以為志在君者在下者之同情也然欲其貞固自守而不欲其征者上不交下小人知分而安于在下則吉也安于在下則上終應之未有不亨者苟不安其分守而進焉三陽在上未易敵也則固失矣尚何亨之有

右明爻義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賛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劉長民曰當否之時陰得位而爲主于内居中履順在小人之中能包下而承上也初六在巳之下故包之六三在巳之上故承之

此以小人言包承也

耿𥑮道曰小人之在下也君子不避則包之小人之在上也君子未能决則承之

此以大人言包承也夫泰之二曰包荒用馮河蒙之二曰包蒙吉納婦吉否之二亦曰包承蓋

二在下體之中初與三左右之者也茍非其情

有不相得則必能引其類以為之助也

右明象

李季辨曰包承于羣小小人固吉大人固否然實

則亨也

李氏曰小人之吉亦吉其凶而已

程可久曰大人用否以不交于上此孟子所以聞

王命而不果朝也以其正應故用否而亨

李子思曰泰中有否否中有亨陰陽消息之運如寒暑之往來能少安之未有久而不變者此大人所以雖否而不終窮也

案否亨猶言困窮而通也以小人而包承其類黨娍相安固吉以大人處羣小之中而能包其下而承其上雖不與之為羣而亦不與之為敵所謂和而不同者雖處上下不交之時在上者知其不為小人則終必進之斯其否而亨也不言君子而言

大人非大有力量者不足以臻此

右明占

程正叔曰其質則陰柔其居則中正小人以陰柔言大人以中正言也

鄭舜舉曰以其居中得正遂設二義非敢遽以小人絶之也

粲陰柔无大人之義中正有大人之德易為君子謀故以此爻明大人之否然則何獨不于九五言之

曰九五治否之主非處否者也夫否泰皆以二居內得中爲其類之主而泰上下交通九爲君子故不特包荒用馮河而又且不遐遺朋亡此所以爲泰也否上下不交六爲小人故僅能包承其類而已此所以爲否也

右明文義

六三包羞

贊曰位不當也

桊已為三陰之首故包之以進否之三陰進以消陽易于初言貞吉亨二言否亨皆以上下不交示訓也至此則陰盛敵陽矣道日長而上進不容遏矣故不言休咎而直曰包羞也夫否塞之時上下不交亦可進乎曰否塞而不交者卦之體也下卦之終必進上卦者爻之序也過此以往為觀為剝陰豈不進乎孔子故曰小人道長也

右明象占

呂與叔曰柔而不當其位入于邪者也下包二陰羣相比也

劉長民曰初以處卑而守貞故吉亨二以中正而應上故否亨是居小人道長之際而不居小人之行者也以柔居陽不正也處下體之上失中也不言凶咎體順而承陽也

案羣陰道長相挻以進不可咎也不言吉亨抑陰也

右明爻義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贊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吕與叔曰上下不交命不行矣四切近于陰獨有下交之情可以有命于下下必從之

林黄中曰濟否在君子主濟否在君

程可久曰雖小人道長之時然順而在下以本爻之剛健可以行君之命制之在下者也制之在下非特本爻之无咎而疇類亦附麗其祉矣疇謂三

陽祉謂不爲陰所剝

袁氏曰有命无咎而已能使鬲類並麗其祉何也无咎者以否之時言之苟有命焉君子之志行而其道長矣轉否而泰鬲之離祉莫甚于此葢泰者福祉之時也

案以向消之陽制方長之陰安得无咎以其陰陽之情有近而相得之義又上承九五之君同德合志故取斯義則可无咎而同類皆賴其不爭善勝

之福也

右明象占

朱子發曰否道乃革故言濟否之道

劉長民曰過否之中有亨否之道而已為之先

蘭惠卿曰處近君之地材過其位有濟否之資

鄭舜舉曰君子不可榮以祿為不在位者設也四

居近君之位濟否之責在焉

石守道曰三陰並進小人黨盛宜速止之四當其

衝剛健足以止遏三陰
李子思曰以象觀之是固為否以爻觀之初不見其有極否之辭聖人慮天下後世以天地否塞為當然之數致使小人得以塞君子之亨路故于爻辭必有以通之也
右明爻義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李子思曰小人之勢始于遘終于剝否之世陰陽

數均未至于極而九五以乾剛處中正之位故能

息天下之否也

藺惠卿曰剛健中正可以止息否塞未即通泰通

泰須否傾之後也

右明象

贊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毛伯玉曰反否爲泰非臣子之事唯人主自爲之

故休否必大人而後吉非休否之吉也

李子思曰六二居三陰之中故小人吉九五居三陽之中故大人吉卦雖名否而小人大人同歸於吉作易者所以闢小人而通君子之門也

說卦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程正叔曰大人之吉猶未離于否也故有其亡之

戒

程可久曰上下不相通可底于滅亡每以其亡為戒

李季辨曰桑柔脆之木方苞之桑柔脆之甚危之至也

毛伯玉曰其亡其亡危之至也苞桑猶綴旒也小人之危其國也如此

李去非曰否之將傾有存亡之幾其亡其亡戒之

之深此讀其作幾

劉氏曰苞桑以況衆君子

亦通

右明占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贊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朱子發曰否毁乃成如決積水而傾之莫之御也

御今

禦

此以卦變言也

林黄中曰乾為天為西北之卦天傾西北故否有傾之之象當否之世乾坤不交至其極也自上而反下則又有傾覆之象張舜元李子思同

此以卦體言之

王景孟曰言傾否而不言否傾人力居多焉以陽剛之材處否之終固所優為也

程正叔曰反危為安易亂為治必有陽剛之材而

後能之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而屯之上六不能變屯也經言傾否否天也傾之者人也賛言否終則傾否之終必自取傾覆也小人之禍君子不至於自取傾覆不止也此天數也亦人事也

右明象

毛伯玉曰先否後喜昔之蹇今之通也

袁氏曰先否後喜皆非此文之時

李氏曰人之常情否則憂泰則喜喜言傾否為泰

也

閭丘逢辰曰泰之終言城復于隍以戒之否之終言先否後喜以勸之若以否泰相因為一定之數則易不必作矣

右明占

林黄中曰物極則反道窮則變泰之君子艱貞否之小人包羞下卦之終也及乎上卦之終則泰復而否傾矣

張舜文曰消長之相循盈虛之迭至窮則變滿則覆必至之理也習治之害淺習亂之禍深剥爛而順止夬決而乃亨泰亨而止吝否終而必傾觀乎此亦可以見天地之情矣

張知常曰因其已傾之勢而傾之宜若易然而小人之黨根結深固所以難也

案泰之時唯上下之通也故陽之進也速而其敝也亦易故在九三已有无往不復之戒否之時唯

其上下之不通也故陰之進也遲而其散也亦難故至上九猶有先否後喜之辭

右明爻義

趙氏曰泰三陽在内有君子同升之象陰雖在外而六五下應九二有柔得尊位而能下賢之象故六爻以爻相應為善否則三陰在内有小人方進之象陽雖在外而九五得位有剛健中正以興衰撥亂之象故六爻唯三陽為善各以爻取義與戍

卦之體不同也

林黃中曰否六爻上下不交三陰合而為否者也

三陽合而傾否者也

朱子曰易為君子謀否內三爻是小人得志之時

但能如此而已不能大有為也至四聖人便言君

子得時否漸可反至上則傾否為泰矣

案陽本在上之物陰本在下之物泰則各欲復其

所故相交而為泰也否則各已安其所故不交而

為否也然自遘復至乾坤十二卦氣言之則三陰自地下而上升无終閉隔之理故初二皆言亨至三則包之以進矣此自以三陰為義在造化之運如此也以人事言之三陽在上為得位故同力以過三陰之進九五命九四以止之遂得休否至上而否遂傾矣此自以三陽為義為君子之計如此也

右明六爻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厚齋易學卷十二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監生臣汪本中

謄錄監生臣陳遂

欽定四庫全書

厚齋易學卷十一

宋 馮椅 撰

易輯傳第七

經上篇同人大有

䷌離下乾上

同人

朱子發曰三畫以初為地二為人三為天重卦四猶初也五猶二也上猶三也九五應乎六二同人

也

勾氏曰上居位之貴肯同其下

程可久曰同者同其不同如春秋書同盟同圍之同

司馬君實曰君子樂與人同小人樂與人異與人同者人亦同之與人異者人亦異之　又曰草木鳥獸不可同也

李去非曰同人與比異比為人所比同人與人同

者也

彖上乾君也下應六二在下卦之中人位也故曰同人言君上之同乎人此包犧文王命卦之旨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聖人與人同欲皆其義也

贊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李子思曰一陰疑可以統衆陽矣而位則居二故止可以為同人之象而不可以為大有

趙氏曰一陰居二是柔得中而有謙以下同乎人

之象

朱子發曰父子君臣夫婦朋友長幼其位不同而相與會於大同者中也過與不及睽異而不同矣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未始不同得其所同然則心同心同則德同

李季辨曰天下之人所稟各異等倫則相絶也然其中有不約而同者天理之一也目有同視耳有同聽至於心獨无所同然乎以應乎乾為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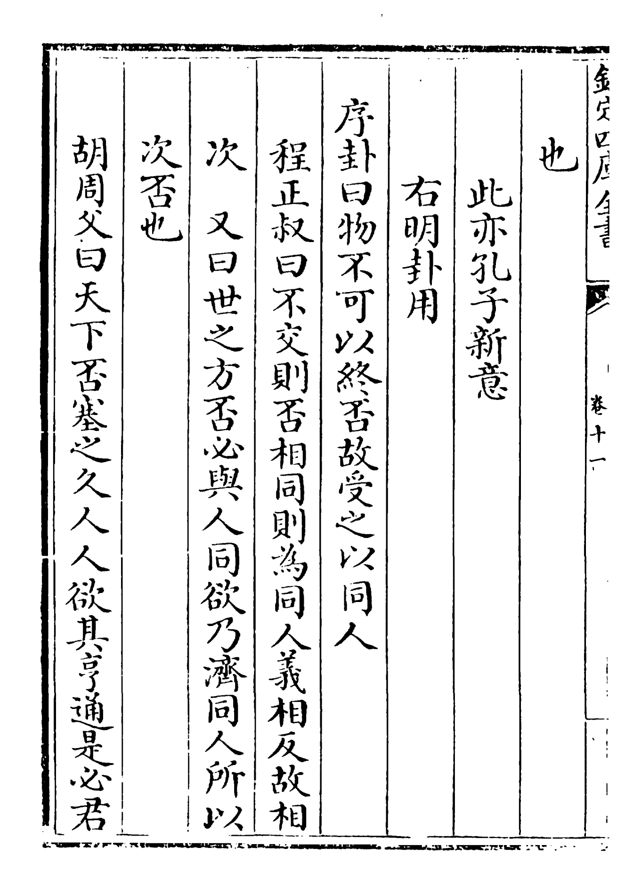
三說各以贊之一明之大抵孔子贊易五陽一陰之卦則以一陰為主明卦名義自是孔子之例非經之本旨也至序卦乃云與人同者物必歸焉則經之本旨孔子非不知之

雜卦曰同人親也

右明卦義

象贊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陸希聲曰日離于天其體同也火炎而上其性通


也

此亦孔子新意

右明卦用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程正叔曰不交則否相同則為同人義相反故相

次　又曰世之方否必與人同欲乃濟同人所以

次否也

胡周父曰天下否塞之久人人欲其亨通是必君

子同志以興天下之治則天下同心歸之

李子思曰乾坤六子迭相用事而象顯卦成獨中女之卦其象未見故作易者以離交乾設為同人大有二卦以盡之　又曰離之性上傅乎乾而乾之性亦下同乎離非復如向者乾上坤下兩不相交而否塞不通此同人之卦辭所以與否相反也案即否之乾上以離易坤初三兩爻變也序卦有正意而諸說旁通皆可以推之

右明卦序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贊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陸希聲曰同人于野亨道大公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程正叔曰天下大同之道則聖賢大公之心也常人之同者以私意所合乃暱比之情耳故必于野而无遠不同也天下皆同之何險阻之不濟哉

馮當可曰以卦體言之則有大同之義以卦爻言之則示阿黨之戒野外也二之從五離之麗乾皆自内而外理契至公則雖胡越之殊為一心私狥於已則雖室家之壼有異志

薛氏曰自朝及野君人之道也故門无咎郊无悔野方亨

楊中立曰人之常情暱近遺遠則其同不廣矣

李仲永曰以乾健而涉難无所不利陽以陰為難

五陽一陰故不足以為難而利涉焉

正義曰與人同心足以濟難

聞之曰古之聖人唯能通天下之志故能成天下之務際天所覆志无不通則成大事濟大難立大功无往而不利也以象言之野天際之象坤龍戰于野是也離中虛舟虛之象乾健行之象也際天所覆皆與人同則志无不通以健行舟則雖有大川涉无不利健以言其合衆力也

右明卦象

贊又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李子思曰卦辭反否昔也不利君子貞而今也利君子貞

案君子貞以乾在上言否隔大同所以為利不利之別也

鄭舜舉曰人臣為羣陽之宗易失之私故同人之

象爻多戒辭人君為羣陽之宗上下順從故大有之象爻多吉

右明卦占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贊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蘭惠卿曰處同人之初始出門而同人者也

李季辨曰一陰在二衆陽所欲同也初最近之出門而相遇

劉氏曰六二在外門之象也
程可久曰六陰數耦動闢有門之象
案同人之時五陽皆同一陰在二初出即遇之六畫
一門之象也隨之初九節之九二皆前遇六取象
於門
右明象
林黄中曰二五正應也初九六二以近而同宜若
有咎矣然初在二下不隔五路无乘陵之象又誰

咎之哉

衆初九六二各當其位近而相得出門相遇非邀求結約以為同者也衆陽在外未嘗涉害誰得而咎之

右明占

六二同人于宗吝

賛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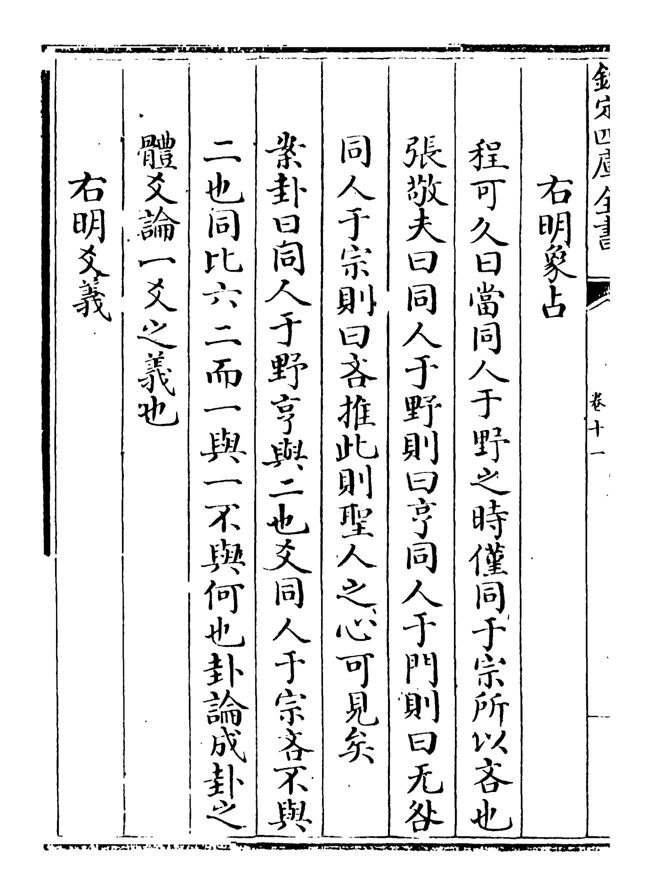
林黄中曰巽體為配同體為宗二於五為配於初

三為宗何者同離體也

李季辨曰衆陽皆欲同二而二與下體同同于宗也然非正故吝

張舜文曰親其所親則疎者隔矣黨其所黨則遠者疑矣不亦吝乎

案初與三皆近而其情相得又離之為卦本以一隂麗於二陽之間其相與之同決非乾之三陽所能間矣特同人之義貴乎大同不貴乎自私也


右明象占

程可久曰當同人于野之時僅同于宗所以吝也

張敬夫曰同人于野則曰亨同人于門則曰无咎同人于宗則曰吝推此則聖人之心可見矣

彖卦曰同人于野亨與二也爻同人于宗吝不與二也同比六二而一與一不與何也卦論成卦之體爻論一爻之義也

右明爻義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贊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朱子曰剛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同於二懼九五見攻故有此象

胡炳文曰以剛據陽志好强暴欲私六二而奪其應以不正加人不敢顯然興戎但伏於草莽又升高陵以望之

張舜民曰離為甲胄為戈兵戎之象也諸陽莫不

顧同二而五以正應專有之三以炎上之剛欲與之戰自度内虛之力不足以當乾之剛健至于三歲不敢興也

都聖與曰愛惡相攻遠近相取物之情也六二柔中草莽之象也伏戎于莽下據六二之象也

劉子珪曰用壯而强欲人之同乎已居下體之上故謂之陵有憑上之志故謂之升三歲不能興則五與二通矣

李季辨曰三與五隔三爻故曰三歲

棨內据乎二伏戎以待五之至而敵之升高陵以望五雖三歲之久而不敢興何者下固不能以敵上私固不能以勝正也同人者師之伏也故因離之外剛為甲冑戈兵而取伏戎之象三歲不興猶屯六二之十年乃字也其必待三歲十年何也遠近之勢異也其三歲十年之久近又何也屯者塞同者通時不同也

右明象占

程正叔曰卦惟一陰諸陽之志皆欲同之然以中正之道正應乎五三與之比而欲奪之故其象如此深見小人之情狀不曰凶者不敢發未至於凶也

司馬君實曰三四者上下之際異同之分也故迭爭而交不勝也伏戎于莽下襲上也乘其墉上陵下也三不興而四弗攻吉逆順之勢也

李子思曰天下之理聚則必爭卦以相同為義而三則伏戎四則乘墉五則大師克何也二應五而三四據之所以爭也嗚呼出而與人同至易至簡之事而乃如此故易中必知險簡中必知阻不學易者殆不可以涉世變也

右明爻義

九四乘其庸弗克攻吉

贊曰乘其庸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王介父曰墉保内以扞外也

程可久曰墉限内三之象

李季辨曰四欲同二而隔九三故乘九三之墉

右明象

都聖與曰剛不中正犯義以陵人之象也位本陰柔則知義不勝之象也

程可久曰與迷復者異矣

張知常曰不曰悔亡而言吉聖人貴遷善如此

右明占

朱子發曰三非犯己二非己應乘墉豈其宜哉

胡周父曰二為卦主五為君位君臣同心三乃升陵而敵五四又乘墉而攻三則積歲不興弗克攻宜也

朱子曰乘其墉矣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義之弗克而不攻耳故吉

郭子和曰三四居二五之間故有爭奪之象乘墉

之逼過於伏戎弗克之攻過於不興何吉之有本爻言此深罪三之伏戎也

案三四皆欲同二而二五正應君臣之義也誰能奪之然三之不興僅免凶咎而四之弗克乃吉何也三之所欲敵者五也四之所欲攻者三也逆順異也四之失在乘九三耳弗克攻則吉矣故曰吉以弗克攻言不計其乘墉之失也抑又觀之同人六爻皆无吉義聖人似太不恕也故於衆爻之

中擇其可吉者以九四當之

右明爻義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贊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

林黄中曰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夫人乖離則悲遇合則喜此天下之至情也

程正叔曰五同於二而為二陽所隔自以為義直

理勝憤抑至於號咷然邪不勝正終必得合故後笑也

案此與旅上九笑號先後正相反萃初六亦言號笑

右明象

贊又曰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代氏曰三四敵強大興師方可克之傳曰如二君故曰克

王介父曰兩剛雖俱抗五然各欲擅其私而非同

心者也是以不能克五而為五之所克商周之不敵此之謂也

程可久曰卦反變為師故三四五皆言兵戈以此

右明占

程正叔曰不取人君同人之義者不與天下大同而獨私一人非君道也

王氏逢曰以剛居上非所以善同于下而又同乎已之應失同人于野之義九三九四所以悖之

楊中立曰雖克相遇止於後笑亦不言吉也

李子思曰物將有合也而或間之則不可以不去故頤中有物必噬而求合同人之卦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豈知有是事哉唯自二之五不免歷三四兩爻而後至經歷險阻而激起爭端此涉世之常也爭既息而二五自合豈終能為間也哉

棐九五大君當與天下相孚於大同之世而乃令私繫所應是以彊弗友之徒競起而爭之夫以上

伐下直舉而錯之爾何至動大衆而僅能勝之哉
私故也作易者以為失君人大同之道故備言其
私昵之狀而以敵國交兵之法言之其訓嚴矣
說卦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黙或語二人同心
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紫五於二其悲哀之極至於號咷征戰之爭至於
大師不至於笑而相遇不止者以陰陽之至情君
臣之正應有真同者存也孔子是以發明言外之

意曰其利斷金以見大師之必克也

右明爻義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贊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案上去二遠孔子又發此占外之旨

朱子發曰乾天際有郊之象

張舜元曰需于郊亦乾之象也郊野皆以天際取

象或乾之初或乾之上唯其時物而已同人于宗

以其親也同人于門以其近也同人于郊以其逺也若夫同人于野則與衆大同矣邑外曰郊唯取在外之象

右明象

劉氏曰非无同二之志以逺而外不與五爭是以无悔

毛伯玉曰有悔者悔而无及也乾之亢豫之遲是也无悔者无使有悔也同人之于郊咸之其脢是

也悔亡者无所可悔也恒之久中晉之衆允是也

毛說雖未必盡當一經之義亦可以推矣

右明占

楊廷秀曰君子之於人異勿處先同勿處後

右明爻義

林黄中曰同人之時二五同心天下莫不同矣茍

非憑陵强暴之徒皆有同人之義是故初在二之

下不為九五之難自門而出即同於二同於二則

同於五矣上在五之上上不為六二之難自郊而入即同於五同於五則同於二矣故唯初上之爻不罹於悔咎也

案五陽欲同乎一陰而一陰不能皆同乎五陽則以其同體者親之然失大同之義矣故曰于宗吝若夫五陽之情九五以其正應且居尊而臨下必欲同之而九三以同體而近以抗五九四又以九三之隔也而攻三然終不勝乎九五之正應故終

於相遇而九三之伏戎不興九四之攻不克也若夫初上之遠近雖異而皆處不爭之地是以无悔咎之失

右明六爻

䷍ 乾下離上

大有

贊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程正叔曰居尊執柔物之所歸

楊中立曰以虛受之能有其大也

馮當可曰上下五陽皆爲己有所以謂之大有也

林黄中曰大有者有天下之大也剛爲大而柔有之乾爲大而離有之也

案贊言尊位大中則諸侯大夫不與焉而止据卦義言之則大小不同而其爲富有之義一也

蘭惠卿曰凡物非其有而有之則爲大有若以天子富有天下言之則有礙若以卦義言之則有理

蓋以陽有陰以大有小于理為順而以陰有陽以小有大于理非所當也今五陽乃為一陰之所有迹若可疑然以其得尊位大中然後可以奄有天下而不為過也不曰有大而曰大有其旨微矣若夫序卦曰有大者則又就卦中別取義非命卦之本指也

鄭少梅曰以陽統陰可謂有衆不可謂大有

李子思曰衆陽象君子其出應文明之主者乎

說卦曰大有衆也

案此以五陽言之

右明卦義

象贊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右明卦用

序卦曰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鄭少梅曰能大同然後能大有

林黄中曰同人之時天下莫不同矣然而未能有

之何也為其以九居五无含容之義衆陽並爭而未有歸也反而易之以六居五則并包兼容五陽雖欲无歸不可得也

毛伯玉曰天下之亂常生于不一故同人者諸侯之離合而大有者天下之元亨也

案傳曰同者有同也亦有不同者矣至大有然後天下一統故大有之六爻與同人之義相反蓋反對也聖人之大寶曰位一陰得尊位大中而同人

之爭奪息矣

元亨

賛曰其徳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程正叔曰以卦之材可以元亨即能元亨也大有而不善者與不能亨者有矣註云不大通何由得大有此不識卦義也　又曰卦名自有　其義者比吉謙亨是也有因卦義為訓戒者師貞丈人吉同人于野亨是也有以卦材言者大有元亨是也

朱子發曰有其大者未必元亨致元亨者由其材也

李子思曰大有蠱升鼎四卦言元亨者皆以柔應剛陽剛有應進而為亨通也

郭元者以有乾也應離故亨

程可久曰大有為太平至盛之時人君虛已以任衆賢以保盈成之業固自有元亨之道

鄭少梅曰大有之時盛德在火萬物赴亨嘉之會

二說皆可旁通

毛伯玉曰元亨二字盡一卦之義辭約而博矣

右明卦象占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衆或以无交害為未涉于害然施於同人則爻義有之大有无之也又以孔子九三小人害也例之則不通

贊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郭立之曰羣賢彙升己最下而无應

楊中立曰以剛健之才而困於一卦之下无交故也君子厄於陳蔡之間无上下之交也

張舜元曰上下咸應以柔接下之君已獨窮處有害君臣之義得无咎乎

案六五之君厥孚交如上下並交也已獨遠處而无交有害於應君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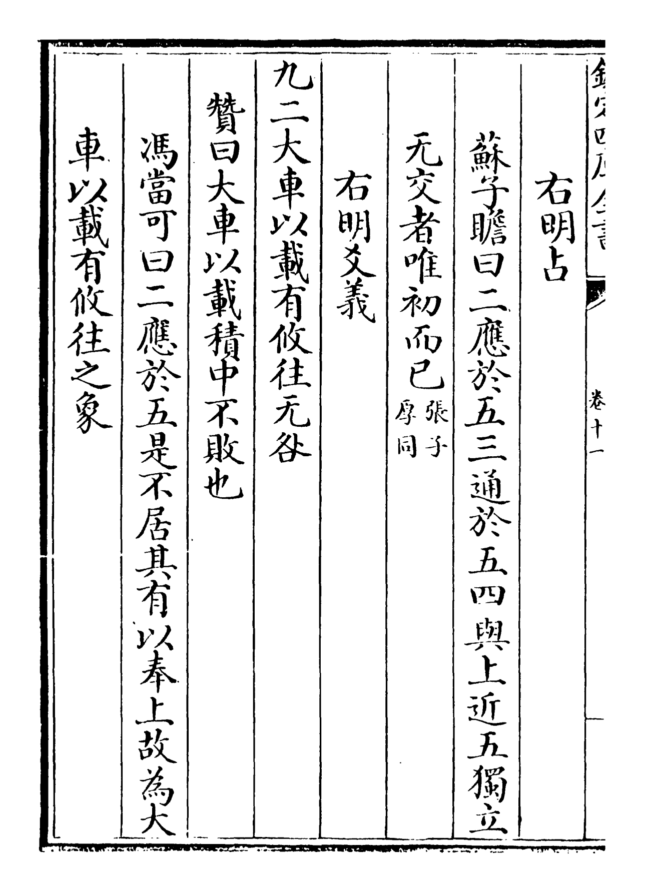
右明象

李仲永曰四不當位而不為之應匪我咎也

袁氏曰匪咎本非有咎也艱則无咎矣

都聖與曰无上下之交非其咎也唯待時而不易進焉然後无咎

郭子和曰難進易退士之常也當大有為之時為君子者豈不欲與衆賢並進哉疎遠而无交非其咎也然賢人在上必引其類乾非在下之物終必上進特進少難於諸爻爾終无咎也



右明占

蘇子瞻曰二應於五三通於五四與上近五獨立无交者唯初而已張子厚同

右明爻義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贊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馮當可曰二應於五是不居其有以奉上故為大車以載有攸往之象

劉長民曰下乘陽為動上承陽為實得中之位為安五以虚中接下往則无咎

張舜元曰乾為圜為剛有輻有輪之象輅車之飾以金玉者盖取諸乾也

林黄中曰六五有之而九二載之二五相應陽志上行故有有攸往之象五之所及者四上兩爻而已初與三逺非其應近非其鄰五雖有之勢所不及必得九二之臣自下而載之則初與三雖欲違

之不可得已

桒中隔九四況五非正應往冝有咎特以大有之時乾之三陽皆為五有況非在下之物未有不上進者三陽同體本爻居中承上乘下行之以健與之俱進何咎之有

右明象占

李守思曰大有元亨之治九二之力居多

右明爻義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贊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李子思曰居下卦之上爲三陽之長以君子而當公侯之任者也

馮當可曰上九既不應已五居尊位衆陽宗之是其道可應而應之之象

程正叔曰以其有爲天子之有乃諸侯之常義

張敬夫曰公侯所有之民物所有之土地皆天子

與之者也必以是而通于天子若小人則認為已物至有不供芭茅不修朝貢者也

朱子曰剛而得正上有六五之君虛中下賢故為亨于天子之象

裘位下之上長乎三陽居髙而能望六五大君之位以其剛正之德應之此公侯之為方伯賢而能率諸侯以通于天子者也不曰應而曰亨者以上无正應能自通者也是爻變則為兊陰小人也全卦

為睽不克通於天子之象

李子思曰君子道亨之時猶著小人之戒作易者真不忘於退小人者也

愚亦曰小人道長之時猶言大人之亨真不忘於進君子者也

王介父曰易之辭有王有先王有帝有天子有后又有大君王以德業言先王以垂統言也帝以主宰言天子以正位言也后者天子諸侯之通稱大

君天子之尊稱也

右明象占

鄭舜舉曰二應五四比五皆五之所能有也三於五无相得之義固當自通于天子

案大有之時五陽皆應六五有可通之義故易言之又疑其終於不通故著小人之戒

右明文象

昔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

侯莫如勤王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大有九三爻變為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亨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乾變兌天為澤也上體離當日日之在天垂耀）在澤天子降心以逆公（天子在上說心在下降心逆公之象）不亦可乎（見左氏僖公二十五年）此因其時物而變亨為享古字通用則義亦相通又以公用亨于天子為天子享公也六五以虚中下接諸陽亦有此象

右明占法

九四匪其旁无咎

贊曰明辨晳也

正義曰謂九三在九四之旁

程可久曰本爻先於衆賢最近於君

郭子和曰賢者居近君之位自進於君而无外交者九四是也

袁氏曰四與三疑於近而相得然離性炎上上承而不下比匪其旁可知也

都聖與曰比于三焉疑貳於君而有下比之嫌然其體則明其材則剛其性則趨上而不趨下槩以全體言之五陽同徳應五四近君宜引類以進也以二體言之下三畫乾自為一卦上三畫離又為一卦四五同體自相附麗彼乾之三陽自為一朋四无與焉此大臣之遠權勢者也與同人之九四乗墉弗克何咎之有

右明象占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贊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程正叔曰虛中孚信之象上以信接下下以信事上故厥孚交如（或謂與二交非）五陽交孚于六五夫是之謂大有五中有剛處之以柔故五陽親之愛之而无敢犯敢慢之心所謂威如而吉也與同人之先號後笑克以大師者異矣

右明象占

馮當可曰當大有之世爻爻皆有五為大有之主下當以有歸於上故諸爻皆以不自有為義唯五則言處大有之道倘下或有不歸於上則烏得為大有之時哉

右明爻義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贊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李氏曰孔子贊彖曰應乎天與此爻辭其意通也

又于說卦觀象玩變十三卦通變皆引此爻之辭以明之

槩易窮則變大有至上宜變矣而反吉焉其變之善者乎夫一爻變則為大壯六爻變則為比序卦變則為謙无一之不善者也抑觀凡乾下之卦至終未有不上進者至此則乾之三陽至矣所以有自天祐之之象衆陽歸五而已麗其上吉无不利之象

右明象占

勾氏曰豐盛之時以无累于位為賢

馮當可曰衆陽宗于六五不宗上九是處有之極不有其有也

朱子曰滿而不溢故其象占如此

李季辨曰合六爻皆善善處大有者也宜其得天之祐故于卦終贊之如此總一卦言也

楊廷秀曰八卦乾為尊至上亢而悔六十四卦泰

為盛至上復而各盛治備福孰如大有之上九者乎

說卦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李子思曰爻辭不言所以致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由孔子然後申述之

王輔嗣曰五德有孚而已履焉履信之謂也五德

柔順而已乘焉思順之謂也

王介父曰大有大畜皆尚賢之卦乾陽物所謂賢也

張舜元曰人欲而天必從天祐而人亦歸信順之至天人交與故祐之以吉而焉往不利哉

棐文止言自天祐孔子幷及人助何哉以天道言之則乾陽上進為天助也以人事言之則三陽並進為人助也其實皆以乾之上復言也乾之三陽

又為衆賢之象已立乎卦外而上之亦為尚賢也然所以致此者亦豈氣數之必然哉下履六五交孚之信而近思六五柔中之順又能尊乾之賢而尚之所以自天之祐助不唯吉而且利而其利又无往而不然葢得君而不有其有也古之三公復政厥辟而享有備福者其應此爻乎

右明爻義

楊廷秀曰六爻亨一吉二无咎三明主在上羣賢

畢集无一敗治之小人嗚呼盛哉

右明六爻